岁月悠悠

留下回忆与思念

■吴成康 文

转眼我今年已75岁了,似乎不知不觉之中,便迈入了七老八十的高龄老人行列。连续两天晚上我做了夜梦,又回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山下乡的日子,促我提笔写下这篇短文。

1966年,我上高三,未及高考,2年后,1968年我被下放到安徽亳县城北公社小王庄,自此吃了5年的农村饭食。难忘那艰苦的农村生活,贫下中农成为了我的衣食父母。50多年过去了,那段生活给我留下的回忆与思念还是不可磨灭。

我们知青点有3个大男孩,康大哥比我大2岁,小孟哥比我大1岁。刚下放到农村那会,我们临时住在生产队闲置的烟炕房里,3张床,一口锅灶。每天早中晚出工干农活3次。

出工前,生产队长会撒出嗓子大喊:出工干活了!

干农活主要是犁地,播种,除草,施肥,田间管理等,至庄稼成熟而收割。那时候,干1天3个工;1个工,3个工分;1个工分2~3分钱左右,年底分配。我们知青和农民一样日子艰苦。那时候身上无钱,衣服口袋比脸还干净,衣兜里空空如也。口粮一年到头主要是吃红芋片。当时吃饭是有口诀的——“红芋片子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

全年下来1个劳力,只能分到几十斤小麦,要到春节过年时才能磨成白面吃。平时菜也很少,只是尚有盐吃,最艰苦时油沾盐就着红芋片窝窝头吃。艰苦的生活锻炼了我们年轻人的体魄,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我去挖过茨淮新河,挑土、抬土把肩膀磨出了血泡,辛劳也增加了我们与贫下中农的感情。

我们小王庄庄子不大,几十户人家,人口不到200。康大哥的大姨家就在那个村庄里,他大姨是一个好母亲,有3个女儿,平时总把我们3个大男孩当作她的儿子一样看待。她的家里只要改善生活,总会把我们喊去吃一顿。她姓周,我们就叫她周姨,但从心里都把她看作干娘。最难忘有一次,周姨家里吃豆杂面条,干芝麻叶下汤。周姨炒了一碗芝麻盐,即将芝麻炒熟后放在案板上与盐一起用擀面杖擀碎,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芝麻盐,好吃、真香。芝麻盐拌着豆杂面条吃,可谓天下人间的美味,胜过今日的山珍海味百倍。

两年后,康大哥、小孟哥先后被招工去了县城机械厂和建筑公司工作。因为我家是地主成份,我仍然被留下来在农村劳动。后来因为我是正宗的、货真价实的高三毕业生,被抽到当地那所新建的完中任代课教师。之后,我又被推荐,几费周折终被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录取,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学习,我极其努力,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毕业后被分配到省内一所新建高校物理系任教,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我很自豪,工作努力,自不必多说。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腾飞,国泰民安,国富民强,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如今做梦,回忆起在农村的生活,真的难忘,经过艰苦环境磨练的一代知识青年中,涌现出了多少精英栋梁啊。

“朝开川上日,夜发浦中霞。”(杨浦滨江) ■陈明松

意犹未尽

骑自行车的医师

■陈茂生 文

一位有点消瘦,穿着中式对襟上衣的中年人,用慈和的目光注视每一位参观者。这是一尊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颜福庆的半身雕像。作为一个普通人,依然感觉那目光中还有医生的职业犀利。

四月芳菲,趁着延安中路两侧“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的春意,到解放日报社参观《惟君建树忙——颜福庆诞辰140周年纪念展》。这位为卫生状况堪忧的当时中国引入“公共卫生”事业的先驱,先后创办了湖南省红十字会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前身)、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中山医院等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曾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为他题词:“世事纷纭甚,惟君建树忙”。

踏入展厅那一刻,心里很是拿不准:作为一个晚生70多年的普通市民,称其为先生、老师、校长还是医生才好?看到展览的1934年上医学生毕业誓词“本余所学,为人群服务,严格医师条诫,终身不渝……”顿觉“医师”应是他最乐意接受的称呼。

1882年,上海江湾镇,有个男婴呱呱坠地。幸有学养深厚的家庭,遮蔽了清末时期的那些风雨飘渺,所以他的青少年时期不算坎坷;然后求学、越洋深造,获博士学位;凭借一份即便当下也很靓丽的履历、渊博的医术,本可以享受优渥的生活,而他背着显微镜下矿井,搜集化验矿工粪便,研究钩虫病菌的传播状况;四方奔波劝募卫生事业捐款,各种艰辛自不待说。

展览中陈列着登记清楚规整的筹办中山医院前身“中国医事中心”募捐资金表,有文字这样记载:“1931年起,为了募集筹建中山医院的100万元,他常常坐着三等车厢的电车,拿着装有募捐册的公文包,挨家挨户劝说对方捐款,一次、两次……直到对方把自己的大名写在募捐册上。”这时突然想到,前阶段查询自行车在上海最早出现的资料时,意外发现颜福庆医师是上海最早的自行车骑者之一。

在公共交通不甚完善的情况下,便捷、顺畅走完最后几里、几公里,骑车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十九世纪末,在上海的老外就骑着当时刚发明的“高座自行车”招摇过市。著名的《点石斋画报》在《西妇善御》一文中这样叙述上海交通状况:“以小车、东洋车、马车为多,间有华人乘西人所创之两轮脚踏车者。”也曾有文章开列了一批最早拥有脚踏车的人:唐露园、颜福庆、颜惠庆、颜德庆、牛尚州、邵雪赓、朱斯蒂、张嘉甫等。当年《申报》馆《寰瀛画报》刊登一首竹枝词惊叹自行车的速度:“前后单轮脚踏车,如飞行走爱平沙。朝朝驰骋斜阳里,飒飒声来静不哗。”可想象下如此场面:在并不宽敞的老城厢道路上,一群时尚青年人骑着自行车驰骋而过,两边路人纷纷驻足观望;其中或许就有募捐成功后兴冲冲骑车赶回医院的颜福庆医师。

展览不大,参观深有感悟。骑车只是个很小的由头,回望颜福庆一生,世事纷纭,执着建树,为国家培植优质医疗资源,功至壮哉!走出展厅前,特向颜福庆医师雕像深鞠一躬。

光影人生

当荧幕再现超级玛丽

■张佳 文

改编自经典游戏《超级玛丽》的《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同步登陆中美银幕。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让一代人津津乐道的红白机经典游戏的主人公,时隔四十多年后又回来了。

最早接触超级玛丽这个胖乎乎的水管工时,我还是小学三四年级的小学生,那时候听同学说有个游戏叫“采蘑菇”。后来看到这个游戏时一眼就喜欢上了,和同时代无数的小游戏相比,这个游戏可谓匠心之作:画面卡通化,有浓郁的欧洲童话风格,到处是蓝天白云和美丽的城堡。憨态可掬的玛丽可以钻进水管,可以顺着豌豆苗爬上天,可以收集金币,可以吃蘑菇长大……这么一个一两百k容量的小游戏,和现在动辄几十几百G的游戏比,容量简直不值一提,但当时就是让无数小朋友和大人们爱不释手。有的人家买了游戏机还对外经营,几块钱玩一个小时,很吸引小朋友。

那时候能买一个游戏卡很不容易,我记得后来大约是六年级时候,母亲在南京山西路百货大楼给我买了《超级玛丽》这盒游戏卡,就这么一个小游戏,印象中价格是四十九元,在那个时候可真不便宜呢。总之,我终于拥有了自己朝思暮想的超级玛丽,真有如获至宝的感觉。他陪伴了我整整一个暑假,我反复练习终于打通关了,还自己研究琢磨出了小玛丽吐火球的秘籍,这可是通关书籍上都不曾记载的,当时颇有成就感。

游戏对学习也有一定的帮助。记得有次在姨妈家里玩《超级玛丽》,当时我还是一个小毛孩,已经能翻译出游戏里面每次通关后屏幕打出的一段英语。姨妈看了很惊讶,笑着和亲戚们说我学习厉害。

记得后来市面上推出了《超级玛丽3》,容量翻倍,内容更加丰富,画面更精彩,更精致。但是那时候,既没钱买又没什么机会玩,所以它一直和我的童年无缘。等到长大了,游戏几乎都免费了,却又没什么耐心玩了。读大一的时候,计算机课上发现电脑上有人装了一个超级玛丽pc版,还和一个姓周的同学一起怀旧了几把。

其实这么多年来,《超级玛丽》经典的形象、音效在很多场合都出现过。2016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装扮成了超级玛丽从水管里钻出来欢迎全世界。2017年底,微信风靡一时的《跳一跳》小游戏里面,有一个盒子就是超级玛丽的形象,跳到这个盒子上就会响起《超级玛丽》的背景音乐。2017年麦当劳还推出了《超级玛丽》系列玩偶,做得很不错,和游戏里几乎一模一样。我非常喜欢这一系列,为了收集齐全,在上海环球港、人民广场新世界城等处的麦当劳吃了好几次开心乐园餐。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开心的日子。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游戏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特殊符号,融合了我们的情感记忆,沉淀了时代变迁。当许多往事都已远去,物是人非,但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似乎从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而褪色,相反,有时显得愈加鲜明。

没错,我们怀念的不仅仅是游戏,更是曾经属于我们的那个时代。

生活故事

菜罩

■张勤 文

菜罩是以往乡间人家的必备器物之一。

彼时没有冰箱,中午吃好饭,将桌面收拾干净,把装有剩菜的碗碟搬搬拢,用一个菜罩罩上去就可以了。通常一个菜罩最多能罩住七盆菜,叠一叠的话,还能罩更多,但农家平常也并没有这么多菜,所以菜罩足够满足日常使用了。

早先的菜罩是竹匠编织而成的,因竹篾之间有细密缝隙,既能挡住苍蝇和灰尘,又能保证通风,短时间内可保小菜不变质。后来材质改进,出现了一体浇注而成的塑料菜罩,比起竹制品来更为轻巧,颜色也鲜艳美观,价廉物美,深得农家欢迎。

菜罩不用时通常挂在墙壁上,用时才罩在桌子上。那时我们放学回家,已是饥肠辘辘,看到饭桌上罩着菜罩,就心中窃喜,知道菜罩下一定有好吃的。此时菜罩仿佛就是魔术师手里神奇的魔力布,我们急急忙忙过去掀开,总会有惊喜。里面或是几个黄澄澄的香瓜塌饼,或是几块油糯糯的葱油摊面饼,抓起一份就往嘴里塞。奶奶总在边上说,手也不洗一洗,哪有这么猴急的。虽然嘴里嗔怪,奶奶内心还是赞许我们把这份菜罩下的点心吃掉,因为这是她特意留着让我们解馋垫饥的。而那一口喷香也只在小时候才能吃得到,长大了自己再尝试做香瓜塌饼和摊面饼,已吃不出当年的味道。

那时,在供销社上班的父亲每月会遇上一天盘店加班。天色向晚,母亲就将放在菜罩里的菜重新放到镬子里热过,瞅着大概要回来了,才从锅里搬出来放在菜罩下。父亲终于顶着夜色回来了,进屋掀开菜罩,看到的是虽不丰盛但也荤素搭配好的剩余饭菜,一天的疲劳也在掀开菜罩那一刻缓解了很多。父亲边吃饭,边给我们讲在供销社里听到的各种新鲜事,什么宝仁阿叔家的母兔又下崽了,阿泥狗家楼房地基打好了之类,广泛了解各家副业发展的动态,也拟定了自己奋斗的目标。我家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引进了长毛兔,并通过勤俭节约和发展副业打好了楼房地基,造起了三层楼房。

如今,冰箱早已普及。但在我家,菜罩依然没有退役,主要是因为菜罩方便实用。都说时代在前进,很多东西都被淘汰了,而菜罩依旧在,让我觉得几十年的日子是真实连贯的,再久远的日子也仿佛就在昨天。吃饭了,掀开菜罩,吃好了,罩上菜罩。一掀一罩间,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zfk@yptimes.cn,欢迎投稿